



A Novel

WHITE FANG

白牙

JACK LONDON

〔美〕杰克·伦敦——著 雍毅——译

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
三秦出版社



A Novel

WHITE FANG

白牙

JACK LONDON

〔美〕杰克·伦敦—著 雍毅—译

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
三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白牙 / (美) 杰克·伦敦著 ; 雍毅译 . — 西安 :
三秦出版社 , 2019.3

书名原文 : White Fang

ISBN 978-7-5518-1956-5

I . ①白… II . ①杰… ②雍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近代 IV . ① I712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030547 号

白牙

(美) 杰克·伦敦 著 雍毅 译

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三秦出版社
社 址 西安市雁塔区曲江新区登高路 1388 号
电 话 (029) 81205236
邮政编码 710061
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80mm × 1230mm 1/32
印 张 6.75
插 页 2
字 数 148 千字
版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版
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 1-10,000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18-1956-5
定 价 49.00 元
网 址 <http://www.sqcbbs.cn>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联系 021-64386496 调换。

目录

第一部	第一章	初嗅肉味	-	2
	第二章	母狼惊现	-	10
	第三章	饿狼嚎叫	-	20
第二部	第一章	狼牙大战	-	31
	第二章	寻洞安巢	-	40
	第三章	灰毛狼崽	-	48
	第四章	墙外世界	-	53
	第五章	肉食法则	-	64
第三部	第一章	造火神人	-	71
	第二章	身陷囹圄	-	81
	第三章	营中弃崽	-	89
	第四章	神之足迹	-	93
	第五章	卖身契约	-	98
	第六章	饥荒来袭	-	106

第四部	第一章	同类公敌	-	115
	第二章	神人发怒	-	125
	第三章	为恨所困	-	133
	第四章	死神附体	-	138
	第五章	桀骜不驯	-	149
	第六章	有爱新主	-	155

第五部	第一章	长途远行	-	168
	第二章	初到南方	-	174
	第三章	神之领地	-	181
	第四章	同类召唤	-	191
	第五章	安睡之狼	-	197

		《白牙》译后记	-	205
--	--	---------	---	-----

第一部

一个人说他要输，就已经输了一半。

第一章

初嗅肉味

冰河两岸，云杉树森然林立，宛如蹙眉。树上挂着的白霜刚被一阵寒风吹落，树枝斜坠，相互依偎，在渐暗的天光中，黑魑魑的，似有不祥之气。

无边的沉寂笼罩着大地。大地更是一片凄凉——死气沉沉，不见动静，寂寥冷清——就连大地的神情也愁苦凄惨。

这片凄凉的大地仿佛暗藏一丝笑意，但这笑意却比悲伤更可怕——就像斯芬克斯¹的微笑那样忧伤，又如寒霜一样冰凉，带着几分不可一世的霸气。它是高高在上、不可言喻的不朽智慧，似在嘲笑生命的徒劳和求生的无望。它是荒野，是野蛮，是天寒地冻的北国荒原。

然而在这荒原之上，到处是不屈的生命。冰河上，一群狼狗正在费力前行。它们的气息刚一呼出就立刻凝聚，化作气沫四散飞溅，落在粗硬的毛上，结成晶莹的冰霜。狼狗身上套着皮轭，

¹ 典出希腊神话，指带翼的狮身人面女怪，传说常叫过路人猜谜，猜不出者即遭杀害。

轭上连着皮绳，绳头系着雪橇，狼狗拉着雪橇在雪地上费力前行。雪橇是用坚硬的桦木做的，没装滑板。它的前端上翘，形如纸卷，为了能从前方波浪般涌起的柔雪上压过。雪橇上牢牢捆着一只狭长的木箱，还放着别的东西：几条毛毯、一把斧头、一只咖啡壶和一口平底锅。但最显眼的，是那只狭长的木箱，占去大半个雪橇。

狗队前，一个穿着宽大雪地靴的男人在艰难前行。雪橇后，另一个男人在费力跟进。雪橇上的木箱里，还躺着一个男人，他的劳役已经结束——他已被荒野打垮，再也无力挣扎，不能行动。荒野从不喜欢有人行动，但生命总是冒犯荒野，因为生命在于运动，而荒野的目的就是摧毁运动。它冻结江河，不让流水归入大海；它逼出树木的汁液，直至坚硬的树心也被冻结。而它最残暴恐怖的一面，则是欺压人类使之屈服——而人类，又是最不安分的生灵，总是忤逆自己的格言：一切运动终将停止。

可是，两个男人的生命并没停止。他们无所畏惧，不可战胜，一前一后，正在雪地里艰难前行。他们身上裹着鞣制的皮袄，嘴里呼出的气息已凝聚成霜，睫毛、脸颊和嘴上已结成晶莹的冰凌，面孔无法认清，俨然戴着鬼面具，仿佛幽冥地府为鬼魂举办葬礼的差役。但在面具之下，又的确是两个活人，穿行在荒凉沉寂又仿佛在嘲笑他们的雪地上。而这两个渺小的冒险家，却执意要来一场惊天动地的冒险，以其微弱的身躯对抗威力无比的冰天雪地；但冰天雪地却像太空深渊，遥不可逾，陌生诡异，了无生气。

他们一路走来，默默无语，为了节省力气。四周一片沉寂，仿佛触手可及，压在他们心头。这股压力之于他们的心灵，犹如

深水的压力之于潜水员的身体。他们承受着漫无边际的压力，无法抗争，心灵被压入灵魂深处最幽僻的一隅复又压出。犹如葡萄榨汁，将人类灵魂中一切虚假的热情、得意和自负，统统挤压出去，直到他们发现，原来自己竟是如此渺小卑微，如同尘埃微粒，在许多大而无形的元素和各种自然力的交互影响下，仅凭一点小把戏和小聪明苟且前行。

一小时过去，又一小时过去。短暂无日的灰暗天光开始消退。一声微弱的嗥叫从远方响起，回荡在宁静的夜空。骤然升高，达到极限，悸动慌张，延续片刻，又逐渐消失。叫声带有饿狼似的凄厉凶猛，不然人会以为是亡灵的哀号。前面的男人转过身来，与后面的男人遥相对望，两人隔着狭长的木箱，彼此点头示意。

叫声再次响起，如针一般尖利，刺破宁静的夜空。两人都已听出叫声在哪里，就在身后他们刚刚走过的那片雪域。叫声复又响起，是应和的叫声，同样是在身后，却在刚才那个叫声的左侧。

“比尔，它们追上来了！”前面的男人说。

声音听来嘶哑失真，分明已用尽气力。

“肉不多了，”后面的男人说，“几天来，连只兔子的影子都没看见。”

两人不再言语，侧耳倾听身后接连传来的嗷嗷捕猎声。

夜幕降临，两人将狗群赶进冰河畔的一片云杉树林，生火扎营，准备露宿。棺木——就是雪橇上的那只木箱——已停放在篝火旁，可坐亦可当饭桌。离火不远处，几条狼狗围成一团，嗷嗷乱叫，并无一条有想要离群逃走的迹象。

“亨利，好像它们离火太近了。”比尔说。

亨利蹲在篝火边，往咖啡壶里放了一块冰，点了点头，没吱声，然后往棺木上一坐，吃起东西来。

“它们知道躲在哪里安全。”他说，“它们宁可吃蛆，也不当虫。这些狗聪明得很。”

比尔摇了摇头：“哦，我看未必聪明。”

他的伙伴用奇怪的眼神打量着他：“头一回听你说它们不聪明。”

“亨利，”比尔故意使劲儿嚼着嘴里的豆子，“刚才我给它们喂鱼的时候，它们一直闹腾，你看见没有？”

“它们的确比平时闹得凶。”亨利表示赞同。

“亨利，咱们有几条狗？”

“六条。”

“可是，亨利……”比尔停顿片刻，为使话语更有分量。“是这样，亨利，我们有六条狗，我从袋子里拿了六条鱼，给每条狗喂了一条鱼。可是，亨利，鱼少了一条。”

“你数错了。”

“我们有六条狗。”比尔平心静气，把刚才的话又重复一遍，“我拿了六条鱼。独耳没吃上。后来我又从袋子里拿了一条给它。”

“我们只有六条狗。”亨利说。

“亨利，”比尔又说，“我看不止这个数，吃上鱼的狗有七条。”

亨利不再吃豆，目光掠过火堆，开始清点狗数。

“现在还是六条。”他说。

“我还看见一条，往那边的雪地跑了。”比尔冷静而又肯定，“我总共看见七条。”

他的伙伴带着怜悯的目光，看着他说：“等跑完这趟差，我简直开心得要死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比尔不解地问。

“我是说，咱们的压力太大，把你搞得神经错乱，都产生幻觉了。”

“我也怀疑。”比尔神情庄重，“所以我刚才看见有一条往那边跑了。我还特意过去看了看，发现雪上有不少爪印，就把狗又清点了一遍，结果还是六条。爪印就在那边的雪地上。你要不要看？我带你去。”

亨利默不作声，只是大口嚼着豆子，直到全部吃完，又喝了一杯咖啡，然后拿手背抹了抹嘴，这才开口：

“那么你估计……”

一声凄厉悠长的嗥叫又在黑暗中响起，打断他的话音。他侧耳细听，伸手指着叫声响起的方向，问：“那就是跑走的那条？”

比尔点了点头：“我他娘的一猜就是它，不会是别的。你刚才不也看见狗在闹腾嘛。”

叫声不断，夹杂着应和的嗥叫，一声接一声，沉寂已变成喧嚣。叫声四起，狗群受惊，挤作一团，凑向火旁，毛也烧焦了。比尔又往火里添了一些木柴，然后点上烟斗。

“看你愁眉苦脸的样子。”亨利说。

“亨利……”比尔若有所思地吸了一阵烟斗，接着说道，“亨利，我看比起你我，这老家伙他娘的可真够幸运。”

他用拇指戳了戳坐在屁股底下的木箱，指的是里面躺着的那

个死人。

“亨利，你我死后，尸体上要是能多压一些石头，不让狗给吃了，那也算幸运。”

“可是，咱俩又不像他，身边没人又没钱，也没别的东西。”亨利说，“长途送葬，你我绝对办不起。”

“我就纳闷，亨利，这家伙何苦呢，好歹也是个乡绅老爷，不愁吃穿，还有毛毯，何必要来这种像世界尽头一样的鬼地方——我真不明白。”

“他要是待在家里，没准还能活得很长。”亨利表示赞同。

比尔欲言又止，伸手指向四围逼人的夜幕。茫茫黑暗中，不见一丝形影，只有一对发光的眼睛，就像两块燃烧的火炭。亨利点头示意，又出现一对眼睛，复又出现一对。顷刻间，一对对发光的眼睛，已将宿营地团团包围。其中的一对，还不时移来动去，时而消失，时而出现，忽明忽暗。

狗群越加躁动不安，惊慌失措，一片混乱，纷纷窜到火旁，紧紧依偎着主人，蜷缩在他们腿边。混乱中，一条狗被挤到火边，毛被烧焦，疼痛惊恐，嗷嗷狂叫，一股烟味登时弥漫在空气中。这一阵骚乱，惊动了那一圈发光的眼睛，它们不安地移来动去，略微退后一丁点。狗群又平静下来，那一圈眼睛也不再移动。

“亨利，子弹快完了，真他娘的倒霉。”

比尔已吸完烟斗，在帮同伴打地铺。饭前他已在地上铺了一层云杉枝，此刻正把皮褥和毛毯在树枝上展开。亨利嘴里咕嘟着，开始解鞋带儿。

“你还剩几颗子弹？”他问。

“三颗，” 比尔回答，“要是有一百颗，就叫它们尝尝我的厉害，该死的东西！”

他冲着那些发光的眼睛狠狠挥了挥拳，然后将鹿皮鞋小心支在火堆前。

“这大冷天的，赶紧过去就好了，” 比尔说，“两个星期一直零下五十度。我真不该出来跑这趟差，亨利。我看这地方好像有问题，不知怎的，总觉得有点不对劲儿。我就盼着跑完这趟，早点交差，然后咱俩就上麦加利堡，围着火炉打牌去——我就这点愿望。”

亨利咕咕啾啾钻进地铺，刚打起盹，又被同伴叫醒。

“喂，亨利，你说那条狗过来吃了一条鱼——别的狗怎么没咬它？我闹心的就是这个。”

“比尔，你闹心的事太多。” 亨利迷迷瞪瞪地回答，“你以前从没这样过，赶紧闭嘴，睡上一觉，明天早上一切都会好的。你胃里反酸，所以闹心。”

两人合盖一条毛毯，并排而睡，呼吸沉重。篝火越来越小，即将燃尽，他们先前所见营地外围那一圈发光的眼睛，也越移越近。狗群吓得挤作一团，对着移近的一对眼睛，不时发出恐吓的嗥叫。一阵巨大的喧闹，惊醒了比尔。他小心地爬出地铺，以免弄醒同伴，又往火堆添了些木柴。及至火焰升高，那一圈眼睛又往后移动几步。他扫一眼挤成一团的狗群，揉了揉眼，定睛细看一遍，又钻进毛毯。

“亨利，” 比尔大叫，“喂，亨利。”

亨利呻吟着从梦中醒来，问：“怎么啦？”

“没什么，” 比尔回答，“就是又多出一条，我刚数过。”

亨利哼了一声，表示他已听到这个消息，复又睡去，很快鼾声隆隆。

次日早上，亨利首先醒来，唤起同伴。虽然已经六点，但离天亮还有三个钟头。亨利摸黑准备早饭，比尔则卷起毛毯，准备给狗套上雪橇。

“喂，亨利，”他猝然问道，“你说咱们有几条狗？”

“六条。”

“错。”比尔得意地回告。

“又是七条？”亨利反问。

“不，五条，一条不见了。”

“见鬼！”亨利一声怒吼，丢下正烧的饭，清点狗数。

“没错，比尔，”他断言，“小胖不见了。”

“它跑起来就像闪电似的，可能雾大没看清吧。”

“绝不可能，”亨利断言，“它们把它活活吞进肚子里了。我不敢肯定，落入口中时，它还在呻吟，那帮该死的畜生！”

“它本来就是一条笨狗。”比尔说。

“但也不该笨到跑去找死。”他用搜寻的目光视察着剩下的狗，立刻总结出每条狗的性格。“我敢肯定这几条绝不会跑掉。”

“就是用棒打，它们也不会离开火堆。”比尔赞同，“我总觉得小胖有点不对劲儿。”

权当这是一句祭文，为北国雪道上一条死狗而作——比起许多狗乃至许多人的墓志铭，这句祭文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第二章

母狼惊现

早饭后，两人将小型露营设备捆上雪橇，离开尚未熄灭的篝火，动身摸黑前行。那凄厉的嗥叫立刻响起，此起彼伏，相互应和，回荡在冷冷的夜空。两人不再说话。

九时，天光放亮。午时，南边的天空现出一抹暖人的玫瑰红霞，北国雪原在正午阳光下兀然夺目。但那一抹红霞很快消失，只剩一片灰色天光。下午三时，那片灰光也逐渐消失，北极的夜幕开始落在孤寂的大地上。

夜幕渐深，追猎的嗥叫声从左右两边和后面步步逼近。狗吓得惊慌失控，左窜右冲，几次乱了拉橇的阵脚，每次比尔和亨利只得将其重新拉回雪道。比尔说：

“我希望它们能去别处猎食，别老跟着咱们。”

“让人胆战心惊，不得安宁。”亨利感同身受。

他们没再多言，直到扎营过夜。

亨利俯身正往冒气泡的煮豆锅里加冰，忽听“啪”的一声，比尔大喝一声，狗群发出一声惨痛的尖叫。他连忙直起身，却见一个黑影穿过雪地，消失在夜幕中。又见比尔站在狗群当中，半

忧半喜，一手提着一根粗木棍，一手拎着半条晒干的大马哈鱼。

“它吃了半条，”他说，“但也吃了一棍。你听见尖叫声了吧？”

“它长什么样？”亨利问。

“看不清，有四条腿，有嘴有毛，像狗一样。”

“我想一定是条温顺的狼。”

“温顺个屁，不知是不是狼，反正喂狗的时候它过来抢鱼。”

当晚，两人饭后坐在棺木箱上吸着烟斗，一圈发亮的眼睛又围了上来，比昨晚靠得更近。

“我希望它们去跟踪鹿群或去猎别的什么，走远一点，别来烦咱俩。”比尔说。

亨利嘴里咕嘟着，听来并不完全赞同。两人静静地坐着，亨利望着篝火，比尔则盯着火光外黑暗中那圈发光的眼睛，就这样过了一刻钟。

“我希望咱们马上赶到麦加利堡去。”比尔又说。

“闭嘴吧，别老希望希望的，唠叨个没完。”亨利勃然发怒，“你胃里发酸，所以心烦。喝上一勺苏打水，等胃里甜了，心情好了，你就不烦人了。”

次日早上，比尔满嘴脏话，呶呶不休，吵醒了亨利。亨利一只手肘撑着头，看见同伴站在火边的狗群中，伸着胳膊破口大骂，气得脸都变形了。

“喂！”亨利喊道，“怎么回事？”

“青蛙不见了。”比尔回答。

“不会吧。”

“我告诉你，就是不见了。”

亨利掀开毛毯，冲到狗群前，仔细清点一遍，然后和同伴一

起咒骂那些发疯的野兽，又夺走他们一条狗。

“青蛙是狗群里最强悍的。”比尔说。

“而且它一点儿也不笨。”亨利附和。

权当这是两天以后他们向狗所致的第二篇悼词。

早饭吃得很郁闷，剩下的四条狗已被套上雪橇。这一日和前两日毫无二致。两人默默无声，在冰封的河面缓缓前行。四周一片寂静，身后时而响起追猎者的叫声，打破岑寂，回首却不见踪影。午后不久，夜幕降临，追猎者和往日一样，越逼越近，叫声如在耳根。狗队惶恐不安，惊慌乱窜，阵脚大乱，两人越发沮丧。

当晚，比尔忙完后挺起腰杆得意地说：“哼，这下你们几个蠢货动不了啦！”

亨利放下炊具过来看，只见同伴已将四条狗全部系牢，而且按印第安人的系法，用树棍加固。他在每条狗的脖子上系了一条皮带，再把一根四五英尺长的粗树棍系在皮带上，让狗咬不到，又用一条皮带将树棍的另一端系在地上的木桩上。树棍这端的皮带，狗无法咬到，另一端的皮带隔着树棍，根本够不到。

亨利点头赞许。

“只有这玩意儿才能拴住独耳。”他说，“它的牙跟刀子一样快，能咬断皮带。这下它们就会乖乖待到明天早上啦。”

“那当然，我敢和你打赌，”比尔胸有成竹，“假如再丢一条，我就不喝咖啡。”

“它们知道咱们没子弹，开不了枪。”亨利边睡边说，意指周围那一圈发光的眼睛。“它们要能挨上两枪，就会规矩一点。天天夜里围上来。你避开火光仔细看——瞧！看见那个了吗？”